



大地绽放小星星

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◎张海华

“哇，这花好看！哪里拍的？”
“就在市区草坪上啊，我趴下来拍的。”我回答。
“那我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？”
“因为你从来没有趴下来过啊！”我笑了。

类似这样的对答，最近经常发生。有朋友看了我拍的野花照片觉得漂亮，就以这花一定很稀奇，或者长在什么偏远地方；也有的朋友说，他见过照片上的花，但觉得远远没有照片上漂亮。

其实呢，花长在哪里不重要，还有谁好看谁不好看，也都很难讲。我倒觉得，怎么“看”一朵野花，这很重要。

野芳自开不待人

去年夏天，一家三口去台湾旅行，我自然不会忘了拍一些宝岛的鸟儿、蛙类，以及野花。到了那里，发现台湾民众特别喜欢自然观察活动，而且把什么都叫“赏”，赏花、赏鸟、赏蛙……当然都是到大自然中赏野生物种。

我觉得这“赏”字蛮有意思，它不仅有着的含义，还体现了观察者的态度，即那是带着一种放松、欣赏的态度去看，而且是认真地细细看——不管被观察对象的“颜值”是高还是低。

前些年热衷于拍鸟，经常在野外躲在迷彩帐篷里守候。等的时间长了，各种鸟儿都可能靠近。处在放松状态的它们，会在我眼前休息、觅食、喝水、洗澡，秀恩爱者有之，打架者也有之，非常有趣。不管“菜鸟”如麻雀，还是罕见且外形飘逸如寿带雄鸟，都很可爱。

深夜在溪流中看蛙也是一样。可能有的人接受不了蛙类的模样，认为它们大多皮肤湿湿滑滑，长相千奇百怪，令人不适。可我经常蹲下来，借着手电光仔细观察它们的瞳孔，看着看着就入迷。

相比之下，野花真的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了。时值早春，盛开的花还不多，绝不会有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之感。但在这略显萧索的大地上，任何绽放的小野花都显得尤其可爱。

四明山里的花儿自不必言，且说说城区的。

最近几天，宁波一帮喜欢植物的人，在热烈讨论永丰库遗址、鼓楼老城墙上上的野花。上周，我也去看了一下，咦，真没想到，在这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的闹市中心的小小地块上，居然盛开了好几种野花；蓝紫色的阿拉伯婆婆纳，不仅成小片占领着裸露的泥地，还从石块缝里纷纷探出头来；一丛丛刻叶紫堇，拥挤在矮篱内侧，开得正旺，不知道的人恐怕会以为它们是人工种植的花儿呢；球序卷耳到处都是，白色小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；花型奇特的宝盖草，傲然“举”着如同小火炬一般的花朵。最低调的，要算通泉草了，它们羞涩地靠着遗址的砖缝，贴地而生，毫不起眼。可是，若俯身细看，你会发现它的花朵长得俏皮得很，仿佛吐舌头的淘气孩子。

人来人往，几乎没有谁注意到这些小野花。我尽量蹲着，甚至半趴着，以低角度拍摄它们。这时，有人注意到了我的行为，他们路过时，会悄声说：“这个人在拍什么呢？好奇怪。”

花的美丽，请平视

走进万里学院内一块靠近围墙的草坪，见到粉紫的长萼堇菜零星绽放，稍往里走，便惊喜地发现，数以千计的小花织成了一块紫色地毯。我要感谢这里的园丁，他们对于这偏僻的角落没有殷勤照顾，所以才任由这些野花恣意生长。

长萼堇菜，有个亲戚叫“紫花地丁”，两者长得就像双胞胎。从“地丁”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，这花是多么不显眼。四顾无人，我便趴了下来，把小相机贴在地上，让镜头微微朝上，向离地只有四五厘米的花朵对焦。一瞬间，相机屏幕上的那丛小“地丁”立马变得高大起来，一排教学楼反而成了衬托。我分明看到，这一丛紫色的小“地丁”，都在自信地微笑，在这乍暖还寒的微风里。

站起身来，我走路都变得小心了，轻柔地抬脚，轻柔地放下，生怕踩坏了这些花儿。继续往前走。不远处，几个女生在拍照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。忽然，我惊讶地发现，竟有几株老鸦瓣冒出了草坪。这本是山里常见的花儿呀。或许，这块草坪的泥土里有它们的种子吧，我猜。老鸦瓣，原为百合科郁金香属，不久前才被独立划分为老鸦瓣属，因此早先人们常称它为中国原生的郁金香。我拍了几张，看着那美丽的画面，很想跟人分享我的喜悦。抬头看看不远处的女生，有点想喊她们过来拍，但终于因为害羞而没有出口，怕她们说咱这个大叔别有居心。

小花无言，自有尊严。只有当我们尽量俯下身来，以平视的角度来看，才能真正欣赏到上苍造物所赋予它的美丽细节。

去年早秋，根据林海伦老师的指点，我和妻子一起到象山的山中寻找金线兰。那是一种珍稀兰花，由于传说中的所谓“神奇”保健功效，而导致野生资源日益稀少。那天飘着小雨，我们走进密林，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层。忽然，我看到了地面上微小的白色花朵，啊，是两株高约10厘米的金线兰并排长在一块儿，总共开了12朵花。

树林内阴暗潮湿，我毫不犹豫地趴了下来，手持相机如狙击状。此时，镜头与花朵基本齐平。通过取景器，我所看到的，不再是脚下的野草，而是在幽暗的森林底部微微闪烁的小星星。

我把照片给妻子看了，她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天哪，原来它这么美！”

“啊！蚂蟥！”忽然她惊叫起来。原来，我在地上趴得太久，一条山蚂蟥已悄悄吸附在我的手背上。

善待大地上的“小星星”

我很喜欢丰子恺的《缘缘堂随笔》。丰先生会跟孩子们一起看蚂蚁，并且写成一篇很有趣的散文；他会把小船的船窗当作取景的画框，看着在野外摆摊的剃头师傅的一举一动，然后画了一幅有情趣的小画。

所以我相信，那些美丽、有趣的东西，其实到处都有——前提是，你自己得是个有趣的、有情怀的人。

前几天，杭州的几位博物爱好者为拱宸桥上的紫堇展开了热烈讨论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有人在拱宸桥的石缝里发现了不少正开花的紫堇，可是，几天后，这些紫堇就被除草剂给灭了。管理部门的理由是，野花野草对文物保护不利。而博物爱好者认为，小小野花不会对石桥产生危害，反而可以衬托出古桥的历史厚重感。

终于有人为几朵小花发声了。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觉得这是件好事。

在宁波鼓楼的老城墙上，也附生着不少野草，其中包括好多丛紫堇。所幸多年来它们一直好好地生长在那里。也许没几个人认识这些植物的种类，但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：有它们在，古老的城墙更美了。

大地绽放小星星。就让它们自在地绽放吧！

▲永丰库遗址上的宝盖草。

甬城旧忆

药皇殿今昔

◎柴隆

倘若漫步江夏街头，最热闹的去处，可能还是天一广场。这个天一广场，几条街巷如枝桠交错，并且名称都很有趣，什么棋杆巷、右营巷、华楼巷、碾闸街。走到华楼巷98号，在一片现代化的商业建筑包围中，你会意外发现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，是一处占地约1600平方米的二层楼四合院，四周有高达8米的叠砌砖墙，南面仅开一道石库门。这就是药皇殿，乃是供奉药皇的庙宇。

“药皇”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
中国历来有“三皇五帝”的说法，其中的“三皇”具体指谁，有多种版本：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以“天皇、地皇、泰皇”为三皇，《帝王世纪》和《三字经》均以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”为三皇，《通鉴外纪》又以“伏羲、神农、共工”为三皇。其中“地皇”神农氏，因“始尝百草，始有医药”，被奉为中国医药的始祖，即药皇。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理学专著，则是《神农本草经》。

在我国的民间信仰中，药皇是一位重要的神祇。人吃五谷杂粮，生老病死，谁也不能幸免，所以药皇信仰也非常广泛。在乡下的社庙里，都有药皇菩萨的一席之地。天一广场里药皇殿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它除了是一个民间宗教信仰场所，还是一个行业会所，什么行业？当然是医药行业。

药皇殿南边有条“药行街”，至今依然是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。从前在药皇殿周围，以碾闸街、咸塘街、开明桥、三法脚坊一带为中心，集中了60余家药行商铺，是名副其实的药行街。早在唐代，宁波的医药业就已颇具规模，和义路原水陆码头出土的唐代医药用具，竟有三十五件，其中脉枕六件、药碾十七件、药壶四件、熏香六件，为考古史上国内所罕见。《鄞县志》记载的自唐宋至明清的甬上医药名士多达一百四十余人，唐代的陈藏器著有《本草拾遗》。

清代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的《药皇殿祀碑》中写道：“甬江航海通衢，货殖都会，商皆设有会馆，以扼其宗，则纲举而目张，兹药皇圣帝殿，吾药材众商之会馆也。”据碑文记载，药皇殿始建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乾隆九年（1742）成立了“药皇殿崇庆会”，每年四月下旬时演戏祭神，格外隆重。

药皇殿建立后，宁波城内陆续开张了寿全帝国药行（乾隆三十五年，1770）、香山堂（道光十年，1830）、冯存仁堂（咸丰元年，1851年）和赵翰香居（光绪七年，1881年）。建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的杭州胡庆余堂和北京同仁堂、天津达仁堂、上海童涵春堂与蔡同德堂等业界龙头，长年派人驻宁波药皇殿坐庄理货，上海的四大国药店则清一色是宁波帮掌柜。而本地药源的开发，从元代时的31种，到清代初年的68种，再到清代晚期的112种，至民国时已多达252种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药皇殿被改作医药公司的仓库。1992年，宁波市文化局将此殿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在2000年3月的城市建设中，原地保护的药皇殿，是在先前冲虚观的遗址上建造的，冲虚观曾是宁波城中最大的道观，供奉太上老君。

在药皇殿西侧，曾有一座三元殿。“三元”为三官大帝，即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亦称“三官”，为道教较早供奉的神灵。一说天官为唐尧，地官为虞舜，水官为大禹。道经称“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”。这是一座清代建筑，坐北朝南，现在只剩下一座正殿。此殿是原来伞行同业的议事场所，殿东侧立了一块碑，为清咸丰二年（1852）所立，上有《伞行永兴老会碑记》。从碑文来看，伞行人士供奉的是关圣帝君。关公不仅是忠义的化身，也是民间的“武财神”。

宁波以商贸立市，而江夏又是商业区域的核心地段，各行各业崇拜的神灵庙宇自然也多集中于此。千百年来，宁波百业俱兴，各路神仙的“家门口”也是香火旺盛。这香火，寓意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盼，也是对民间文化的传承。



万里学院草坪上的长萼堇菜。



趴在地上拍摄的金线兰特写。